

天津圖書館
410

木育才板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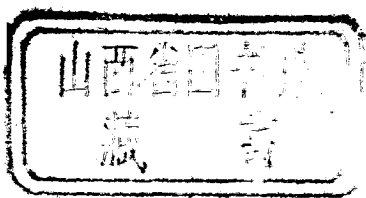


大眾文化社出版

44572 - 2. 田版
390/44572
390/4

目 錄

- 一、 代出版叙 吳文濤
- 二、 李有才板話 趙樹理
- 三、 地板 趙樹理



434461

代出版版

「地板」——「李有才板話」和我們的關係

這種普通淺顯的條件，在解放日報四版發表後，不僅引起了廣大讀者同聲讚美，而且對於我們的工作已經起了推動作用；特別是最近綏德延安家岔土地調查組的同志把這兩篇文章分別唸給地主，黨村幹部、黨員、農會積極份子聽以後，起了極大的教育作用，簡直成了他們最好的教材，可憐報紙太少無法使大家普遍的看到聽到。因此爲了配合今冬解決土地問題，總幹部、黨員、農民在思想上一以深刻的教育，以促發農會，澈底查租，順利解決土地問題，以達「新舊有其田」之目的，特將這兩篇文章集印成冊，以作各級幹部的學習材料，與滿足讀者聽者需要；並將這兩篇文章與我們思想、工作的關係，寫出如下各點，藉供大家參考。

先看「地板」給我們說明了什麼？

第二：「地板」，是用了一個非常深刻的例子，說明只有勞動才能產生財富，才能產生價值的真理。而這真理尤其不難爲了辨的是地主階級，所以地主王老四說：「

按法令意思，我沒什麼話說：要我說理，二千年也不能讓你們的思想打通！」但王老三聽了，倒覺得這話止了解了這一異理，所以聽了老實話。這一點我們在互相中發現，像王老三這番話，遵守法令減租的，那就算好的。問題是不遵守法令，明減暗不減，非法搞動土地，用各種花樣加重農民的剝削時，地主還很多。至於像王老三那樣的地主，確實還不多見，這是他們受幾千年來的封建教育太深了！所以一聽說要解決土地問題，不是愁眉不展，就是睡不著覺，其實一聽開了王老三的道理，也許不至於太難過。

第二、「地版」中說明了：勞動人民是最寶貴的，是最值得尊重的，那些不勞而食，還以為剝削是天經地義而不想減租的地主，是可笑的，愚蠢的。但從我們的查冊中，不僅發現了很多像王老三那樣可笑的地主，而且發現了很多不知自己可貴的農民，一直到現在還以為自己是命薄、福淺、該受窮，以為地主土地是人家祖先賺下的，地主給種地，就是重人輪厚德；而不知所謂祖遺土地，正是由其祖先用農民的血汗製造成積壓在農民子孫的包袱。所以不敢站起來，走到農會方面，而是跟在地主背後，受他們花言巧語的欺騙，「慈善」面孔的愚弄，也鬧明減暗不減，抗與抗買土地，而損害另一部份農民的利益。這也說明我們的教育還十分不夠，沒有使他們了解「天下農民一家人」的道理，使他們自覺地站在被尊貴的地位。

第三、「勞動創造一切」——這個由馬克思所發現的萬古不易的真理。由地主王老三口中講出，就粉碎了像王老三那樣的地主以為土地本身可以產生財富的剝削階級。

的反動思想，極其深透的揭穿了封建專制主義。這實在是很好的一課。這一課是今天的地主們必須聽的，因為這一課不僅可以給他們消愁解悶，而且可以給他們找出生路。像王老三那樣決心轉向自己勞動，自己不會就虛心向隣家「小剛」學習；或者利用自己的知識和農民變工，爲人民服務。這是很好的生路。王三嫂們！也不要坐在坑上等飯吃了，也不再要把自己的雪白鞋面弄髒，還是幫王三哥們去墾荒，或者搖起紡車吧！至于革命軍隊中個別的確後份子，還夢想從革命中再圖圖創階級的轉變，去享剝削之福，（如貪污）那更是愚蠢得可笑。

再考「李有才板話」裏還有什麼幫助？

第一：文中生動活潑的寫出解放區農民翻身的曲折鬥爭和細緻的描畫了幹部的兩種不同的工作作風，這對於我們傾聽減租，查租以及將來解決土地問題，都有最直接的教育意義。對於檢查工作與幹部作風，提出了最明確的標準。

第二：看了這篇文章之後，立刻就會感到我們的鄉村政權和農會，究竟有多少已經切實鞏固在「老槐樹底下」？「類受痛苦農民的手裏」？有多少還在「關億元」？「類惡霸操縱下」？「類命令高級的機關」，究竟有多少是「黨工作員」所了解的機關，有多少是「老農會」所了解的機關？我們的隊伍中有那些人現在已經是穿起軍衣，插上水筆，不下磨盤的「陳小元」？那些人是糊里糊塗墜上「老恆元」跑的「馬風鳴」，張啓昌？「農村

李有才板話

趙樹理著

名詞來歷

關家山有個李有才，外號叫「氣不死」。

這人現在有五十多歲，沒有地，給村裏人放牛，夏秋兩季幫帶看守村裏的莊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沒有家眷。他常好說兩句開心話，說是「吃飽了、家不飢，鎖住門也不怕餓死小板達」。村東頭的老槐樹底有一孔土窠還有三畝地，是他爹給他留下的。後來把地押給關運元，土窠就成了他的全部產業。

關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三十孔土窠，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從西到東却是一道斜坡。西頭住的都是姓關的；中間也有姓關的也有雜姓，不過都是些在地戶；只有東頭特別，外來的開荒的佔一半，日子過倒靈了的雜姓，也差不多佔一半，姓關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產賣了房子才搬來的。

李有才常說「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一個「老」字輩，一個「小」字輩」。這話也只是取笑；他說的「老」字輩，就是說外來的開荒的，因為這些人的名字除了開長

派差派款在條子上開一下以外。別的人很少留意，別人唸起來只是把他們的姓上邊加個「老」字，像「老陳、老秦、老常……」等。他說的「小」字輩，就是其餘的本地人，因為這地方人起乳名，常把前邊加個「小」字，像「小順、小保……」等。可是西頭那

些大戶人家，都用的是官名，有乳名別人也不敢叫——比方老村長閻恆元乳名叫「小閻」，別人對上人家不但不敢叫「小閻」，就是該說「穀園」也只得說成「穀倉」，誰還好意思說出「閻」字來？——到了老槐樹底，風俗大變，活八十歲也只能叫「小什麼，小什麼」，你就起上個官名也使不出去——比方陳小元剛幾年請柿子窪老先生給起了個官名叫「陳萬昌」，回來雖然請閻長在閻賬上改過了，可是老村長看賬時候想不起這「陳萬昌」是誰，問了一下閻長，仍然提起筆來給他改成陳小元。因為有這種關係，老槐樹底的本地人，終於還都是「小」字輩。李有才自己，也



○洞鑿土頭東在柱，才有李漢老牛放。

只能算「小」字輩人，不過他父母是大名府人，起乳名不用「小」字，所以從小就把他叫成「有才」。

在老槐樹底，李有才是大家歡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飯時候，沒有他就不熱鬧。他會說開心話，雖是幾句平常話，從他口裏說出來就能引得大家笑個不休。他還有個特別本領是編歌子，不論村裏發生件什麼事，有個什麼特別人，他都能編一大套，唸起來特別順口。這種歌，在閩家山一帶叫「圪溜嘴」，官話叫「快板」。

比方說：西頭老戶主閻恆元，在抗戰以前年年連任村長，有一年改選時候，李有才給他編了一段快板道：

村長閻恆元，一手遮住天，
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
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
選來又選去，還是閻恆元。
不如弄塊板，刻個大名片，
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
用他百把年，保管用不爛。

恆元的孫子是本村的少學教員，名叫家祥，民國十九年在縣裏的簡易師範畢業。這人的像貌不大好看，臉像個葫蘆瓢子，說一句話，缺十來次眼皮。不過人不可以貌取，你不要以為他沒出息，其實一肚肚機計，誰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虧。李有才也給他編過一段快板道：

鬼缺眼，闕家祥，

眼睫毛，二寸長，

大腮蛋，塌鼻樑，

說句話兒眼皮忙。

兩眼一忽閃，

肚裏有主張，

強佔三分理，

總要沾些光。

便宜佔不足，

氣得臉皮黃，

眼一擠，嘴一張，

好像母豬打噓噓！

像這些快板，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編，一方面是他編慣了覺口順，另着一方面是老槐樹底的年輕人吃飯時候常要他唸些新的，因此他就越編越多。他的新快板一唸出來，東頭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都傳遍了，可是想傳到西頭就不十分容易。西頭的人不論老少，沒事總不到老槐樹底來閑坐，小孩們偶爾去老槐樹底玩一玩，大人知道了往往罵道：『下流東西！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樹底去住啦！』有這層隔閡，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傳到西頭。

抗戰以來，闖家山有許多變化，李有才也就跟着這些變化作了些新快板，又因為作快板遭過難。我想把這些變化談一談，把他在這些變遷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幾段，給大家看看解個悶，結果就寫成這本小書。

作詩的人，叫『詩人』：說作詩的話，叫『詩話』。李有才作出來的歌，不是『詩』，明明叫做『快板』，因此不能算『詩人』，只能算『板人』。這本小書既然是說他作快板的話，所以叫做『李有才板話』。

二 有才家裏的晚會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窯，說也好笑，三面看來有三變：門朝南開，靠西牆正中有個炕，炕的兩頭還都留着五尺長短的地面。前邊靠門這一頭，盤了個小灶，還擺着些水缸、

上在這裏看戲，見你老叔唱焦光普唱的那樣好，想來領領教？」有才笑了一笑又問道：「你村的戲今年怎麼不唱了？」小福的表兄道：「早了貨不下箱，明天才能唱！」有才見他說起唱戲，勁上來了，就不客氣的講起來。他講：「這焦光普，雖說是個丑，可是個大腳色，唱就得唱出勁來！」說着就舉起他的旱烟袋算馬鞭子，下邊雖然坐着，上邊就輪打起來，一邊輪着一邊道：「一出場：噹噹噹噹噹噹令×令噹令×令噹令各散打打噹！」他煞住第一段傢伙，正預備接着打，門「拍」一聲開了，走進來個小順，拿着兩個軟米糕道：「慢着老叔，防備着把鑼打破了！」說着走到炕邊把胳膊往套案裏一展道：「老叔我爹請你嚐我們的糕！」（陰曆正月二十五，此地有個節叫『添倉』，吃黍米糕）有才一邊接着一邊讓道：「你們自己吃吧！今年煮的都不多！」說着接過去，隨便讓了讓大家，就吃起來。小順坐到炕上道：「不多吧總不能像啓昌老婆，過個添倉，派給人家小旦兩個糕！」小福道：「僱不起長工不僱吧，僱得起人管不起吃？」有才道：「啓昌也還罷了，老婆不是東西！」小福的表兄問道：「那個小旦？就是唱國舅爺那個？」小福道：「對！老得貴的孩子給啓昌做長工。」小順道：「那麼可比他爹那人強一百二十分！」有才道：「那還用說？」小福的表兄悄悄問小福道：「老得貴怎麼？」他雖說得很低，却被小順聽見了，小順道：「那是有歌的！」接着就唸道：

張得貴，真好漢，

跟着恆元舌頭轉，

恆元說個『長』，

得貴說『不短』；

恆元說個『方』，

得貴說『不圓』；

恆元說『砂鍋能搗蒜』，

得貴就說『打不爛』；

恆元說『公雞能下蛋』，

得貴就說『親眼見』。

要幹啥，就能幹，

只要恆元嘴動彈！』

他把這段快板唸完，小福聽慣了，不很笑。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個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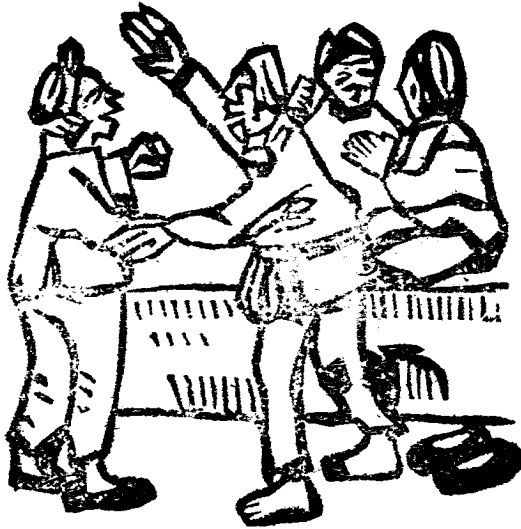
小順道：『你笑什麼？得貴的好事多着哩！那是我們村裏有名的吃烙餅幹部。』小

福的表兄道：『還是幹部做？』小順道：『農會主任！官也不小！』小福的表兄道：『

怎麼說是個吃烙餅幹部？』小順道：『這村跟別處不同，誰有個事到公所說說，先得十

幾斤麵五斤豬肉，在場的每人一斤麵烙餅，一大碗菜，吃了才說理。得貴領一份烙餅，

總得把每一張烙餅都挑過。」小騙的表兄道：「我們村裏早二三年前說事就不興吃湯了。」小順道：「人家那一村也不興了，就這村怪，這都是老恆元的古規。老恆元今天得個病死了，明天管保就吃不成了。」



『！了差撇長村的富喜！：說明小
再？的興』：辭跳一下地住上炕從順小

正說着，又來了幾個人：老秦（小福的爹）、小元、小朋、小保一進門，小元喊道：「大事！大事！大事！有才忙問道：『什麼？什麼？』小朋答道：『老哥！喜富的村長撇差了！』小順從炕上往地下一跳道：『真的？再唱三天戲！』小福道：『我也算數』有才道：『還有今天？我當他這飯碗是鐵箍箍住了！誰說的？』小元道：『真的！章工作員來了，帶着公事！』小福的表

兄問小福道：「你村人跟喜富的仇氣就這麼大？」小順道：「那也是有的。」

「一隻虎，闖喜富，

吃吃喝喝有來路；

仗過兵，賣過土，

又偷牲口又放賭，

當牙行、賣寡婦；

什麼事情都敢做。

惹下他，防不住，

人人見了滿招呼！」

你看仇恨大不大？小福的妻兄聽罷才笑了一聲，小明又攔住告訴他道：「柿子窪客你是不知道！他唸的那還是說從前，就戰以後遼東西趁着兵慌馬亂搶了個村長，就更了不得了，有恆元那老不死給他撐腰，就沒有他幹不出的事！屁大點事弄到公所來，也是裏面上吃飯，袖筒裏過錢。錢滾不住心，說細就細，說打就打，說教誰傾家敗產誰就沒治。逼得人家破了產，老恆元管「賤錢二百」買房買地。老槐樹底這些人，進了村公所，誰也不敢走到桌邊。三天兩頭出款，誰敢問人家派的是什麼錢；人家姓闖的一年四季也不見走一回差，有差事都派到老槐樹底，誰不是跪着地給人家支？……你是不知道，大壞透了，壞透了！」有才低聲問道：「爲什麼會壞了的？」小保道：「這可還不知道，大

「概是縣裏調查出來的吧？」有才道：「光撒了差放在村裏還是大害，什麼時候毀了他才能算乾淨，可不知道縣裏還辦他不辦？」小保道：「只要把他弄下台，攻他的人可多啦！」

遠遠有人喊道：「明天到廟裏選村長噠，十八歲以上的人都得去！……」一連聲叫喊，聲音越來越近，小福聽出來了，便向大家道：「是得貴！還聽不懂他那賤腔？」進來了，就是得貴。他一進來，除了有才是主人，隨便打了個招呼，其餘的人都沒有說話，小福小順彼此擠了擠眼。得貴道：「這裏倒熱鬧，省得我跑！明天選村長噠，凡年滿十八歲者都去！」又把嗓子放得低低的道：「老村長的意思叫選廣聚！誰不在這裏，你們碰上告訴給他們一聲！」說着抽身就走了。他才一出門，小順搶着道：「吃烙餅去吧！」小元道：「吃屁吧！章工作員還在這裏住着噠，餅恐怕烙不成！」老秦埋怨道：「人家聽見了！」小元道：「怕什麼？就是故意叫他聽噠！」小保道：「他也學會打官腔了！」「凡年滿十八歲者」……小順道：「還有「老村長的意思」。」小福道：「假大頭這回要變真大頭噠呀！」小福的表兄問小福道：「誰是假大頭？」小順搶着道：「這也有歌：

「劉廣聚，假大頭，

一心要當人物頭；

抱粗腿，借勢頭，

拜認恆元乾老頭。」

大小事，強出頭，說起話來歪着頭。

從東頭，到西頭，

放不下廣聚這顆頭。」

「聽歌你就清楚了。」小福的表兄覺得很奇怪，也蔑顧上笑，又問道：「怎麼你村有這麼多的歌？」小順道：「提起西頭的人來，沒有一個沒歌的，連那一個女人臉上有麻子都有歌。不只是人，每出一件新事，隔不了一天就有歌出來了。」又指着有才道：「有我們這位老叔，你想聽歌很容易！要多少有多少！」

小元道：「我看咱們也不用管他。」老村長的意思「不意思，明天偏給他放個冷砲，攪上一夥人選別人，偏不選廣聚！」老秦道：「不安不安，指望咱老槐樹底下誰得罪起老恆元？他說選廣聚就選廣聚，瞎惹那些氣有什麼好處？」小元道：「你這老漢真見不得事！只怕柿葉掉下來砸破你的頭，你不敢得罪人家，也還不是照樣替人家支差出款？」老秦這人有點古怪，只要年輕人一發脾氣，他就不說話了。小保向小元道：「你說得對，這回真是該扭扭勁！要是再選上廣聚，還不是仍出不了恆元老傢伙的手嗎，依我說咱們老槐樹底下的人這回就出出頭，就是辦不好也比搓在他們腳板底強得多！」小保這麼一說，大家都同意，只是決定不了該選誰好。依小元說，小保就可以辦；老陳覺得要

「選小朋，票數會更多一些；小朋却說在大場面說話還是小元有兩下子。李有才道：『說個公道話吧：要是選小朋老弟，管保票數最多，可是他老弟恐怕不能辦；他這人太好，太直，跟人家老恆元那夥人鬧個什麼事恐怕沒有人家的心眼多。小保領過幾年羊（就是當羊經理），在外邊走的搶方也不少，又能寫能算，辦倒沒有什麼幹不了，只是他一家五六口子全靠他一個人吃飯，真也有點顧不上。依我說，小元可以辦，小保可以幫他記一記賬，寫個什麼公事……』」這個意見大家贊成了。小保向大家道：『要那樣咱們出去給他活動活動！』小順道：『對！宣傳宣傳！』說着就都往外走。老秦着了急，叫住小順道：『小順！你跟人家是什麼能？給我回去！』



『得貴得藥子放得低得說』：『老村長的意

思叫選廣聚！』

『小賴拉着小福道：『走吧走吧！』又回頭向老秦道：『不怕！丟了你小福我包賠！』說了就把小福背上走了。老秦趕緊追出來連聲喊叫，也沒有叫住，只好領上外甥（小福的表兄）回去睡覺。

審裏丟下有才一個人，也就睡了。

三 打虎

第二天吃過早飯，李有才放出牛來預備往山坡上送，小賴攔住他道：『老叔你不要走了！多一票算一票！今天還許弄成，已經給小元弄到四十多票了。』有才道：『誤不了！我這牛送到椒窪就回來。這時候又不怕吃了誰的庄稼！章工作人員開會，一講話還不是一大响？誤不了！』小賴道：『這一回是選舉會，又不是講話會。』有才道：『知道！不為什麼會，他在開頭總要講幾句「重要性」噠？「什麼的意義及其價值」噠。光他講講這些我就回來了！』小賴道：『那你去吧，可不要叫誤了！』說着就往廟裏去了。廟裏還跟平常開會一樣，章工作人員、各幹都坐在拜廳上，羣衆站在院裏，不同的只是因喜富撤了差，大家要看他還威風不威風，所以人來得特別多。

不大一會，人到齊了，喜富這次當最後一回主席。他雖然沉着氣，可是羣子究竟有點不自然，說了幾句客氣話，就請章工作人員講話，章工作人員這次也跟從前說話不同

了，也沒有講什麼「意義」與「重要性」，直捷了當說：「這裏的村長，犯了一些錯誤，上級有命令另選。在未選舉以前，大家對舊村長有什麼意見，可以提一提。」大家對喜富的意見，提一千條也有，可是一來沒有準備，二來礙於老恆元的面子，三來差不多都怕喜富將來記仇，因此沒有人敢馬上出頭來提，只是交頭接耳商量。有的說：「趁此機會不治他，將來是村上的大害」，有的說：「能送死他自然是好事，送不死，一日放虎歸山必然要傷人」……議論紛紛，都沒有主意。有關鳳鳴，當年在安慶買過茶葉，是張啓昌的姐夫，在關家山下落了戶。這人走過大地方，開通一點，不像關家山人那麼小心小胆。喜富當村長的第一年，隨便欺壓村民，有一次壓迫到他頭上，當時他惹不過，只好忍過去。這次喜富已經下了台，他想趁勢算一下舊賬，便悄悄向幾個人道：「只要你們大家有意見願意提，我可以打頭一砲！」鳳鳴說願意打頭一砲，小元先給他鼓勵道：「提吧！你一提我接住就提，說開頭多着哩！」他們正商量着，章工作人員在台上等急了，便催道：「有沒有？再等一分鐘！」鳳鳴站起來道：「我有個意見：我的地上邊是關五的墳地，墳地壘上的荆條、酸棗樹，一直長到我的地後，遮住半塊地不長莊稼。前年冬天我去砍了一砍，關五說說話來，報告到村公所，村長關喜富給我說的，叫我殺了一口豬給關五祭祖，又出了二百斤麵叫所有的關家人大吃一頓，罰了我五百塊錢，永遠不准我在地後砍荆條和酸棗樹。豬跟麵大家算吃了，錢算我出了，我都能忍過去不追究

，只是我種種出着負担永遠叫給人家長和酸棧樹，我覺着不合理。現在要換村長，我請以後開放這個禁令！」章工作員好像有點吃驚，問大家道：「真有這事？」除了姓陶的，別人差不多都發聲答道：「有！」「有才也早回來了，聽見是說這事，也在中間發冷話道：『比那更氣人的事還多得多！』」小元搶着道：「我也有個意見」接着說了一件更差的事。兩個人發言以後，意見就多起來，你一款我一款，無論是花墨錢、請吃飯、打板子、罰苦工……只要是喜富出頭作的壞事，差不多都說出來了，可是與飯元有關係的事差不多還沒人敢提。直到晌午，意見似乎沒人提了，章工作員氣得大瞪眼，因為他常在這裏工作，從來也不會想到有這麼多的問題。他向大家發命令道：「這個好村長！把他捆起來！」一說捆喜富，當然大家很有勁，也不知道上來多少人，七脚八手把他捆成個倒縛鬼。他



七脚八手把喜富捆成了個倒縛鬼

們開送到那裏，章工作員道：「且細到下面的小屋裏，幾兩個人看守着，大家先回去吃飯，吃了飯選過村長，我把他帶回區上去！」小順、小福還有七八個人搶着道：「我看守！我看守！」小順道：「遲吃一會飯有什麼緊要？」章工作員道：「找個人把上午大家提的意見寫成個單子作爲報告，我帶回去！」鳳鳴道：「我寫！」小保道：「我幫你！」章工作員見有了人，就宣傳了會。

這天晌午，最着急的是恆元父子，因爲有好多案件雖然是喜當出頭，却還是與他們有關的。恆元很想吩咐喜富一下叫他到縣裏不要亂說，無奈那麼許多人看守着，沒有空子，也只好罷了。吃過午飯，老恆元說身體有點不舒服，只打發兒子家禱去照應選舉的事，自己却沒有去。

會又開了，章工作員宣佈新的選舉辦法道：「按正規的選法，應該先選村代表，然後由代表會裏產生村長，可是現在來不及了。現在我想了一個變通辦法：大家先提出三個候選人，然後用投票的法子從三個人中選一個。投票的辦法，因爲不識字的人很多，可以用三個碗，上邊劃上記號，放到人看不見的地方，每人發一個豆，願意選誰，就把豆放到誰的碗裏去；這個辦法好不好？」大家嚷道：「好！」這又出了家祥意料之外；他仗着大部份人離不了他寫票，誰知章工作員又用了這個辦法。辦法既然改了，他儘管自己是個教育委員，獻了個惡點，去準備了三個碗，順路想在這碗上想點辦法。大家

把三個候選人給出來了：劉廣聚是經過着佐元的運動而自然在黨，一個是馬鳳鳴，一個就是陳小元。家祥把一個紅碗兩個黑碗上貼了名字向大家聲明道：「注意！一會把這三個碗放到裏邊最里，次序是這樣：從東往西，第一個，紅碗，是劉廣聚！第二個是馬鳳鳴，第三個是陳小元。再說一遍：從東往西，第一個，紅碗，是劉廣聚！第二個是馬鳳鳴，第三個是陳小元。」說了把碗放在殿裏的供桌上，然後端裏邊每人發一顆豆，發完了就投起來。一會，票投完了，結果是馬鳳鳴五十二票，劉廣聚八十八票當選，陳小元八十六票，跟劉廣聚只差兩票。

選舉完了，章工作人員說道：「我還要回區上去，派兩個人跟我把喜當送去。」家祥道：「我無我派！」下邊有幾個人應聲道：「不用你派，我去！我去！」說着走出十幾個人來。章工作人員道：「有兩個就行！」小元道：「多去幾個保險！」結果有五個去。

劉廣聚當了村長，送着章工作人員。



章工作員又叫人取來了馬鳳鳴跟小保寫的報告，就帶着喜富走了。

劉廣聚當了村長，送走了工作員之後，歪着個頭，到板元家里去——一面是謝恩，一方面是傾敘，老恆元聽了家祥的報告，知道章工作員把喜富帶走，又知道小元跟廣聚只差二票，心里着實有點不安，少氣無力的向廣聚道：「孩子！以後要小心點！情況變得有點不妙了！馬鳳鳴，一個外來戶，也要翻風，老槐樹底下也起了反了！」說着伸出兩個指頭來道：「你看危險不危險？兩票！只差兩票！」又吩咐他道：「孩子！以後要買一買馬鳳鳴的賬！檢那不重要的委員給他當一個——就叫他當個建設委員也好！像小元那些沒天沒地的東西，以後要找個機會要重重治他一下，要不就壓不住東頭那些東西。不過現在還不敢冒失，等喜富的事有個頭尾再說！回去吧孩子！我今天有點不得勁，想早點歇歇！」廣聚受完了這番訓，也就辭出。

這天晚上，李有才的土窯裏自然也是特別熱鬧，不必細說。第二天便有兩段新歌傳出來，一段是：

『正月二十五，打倒一隻虎；

到了二十六，老虎更吃苦；

大家提意見，尾巴藏不住，

鼓瑟按倒地，打爛背綁死。

家祥乾眯眼，恆元刷一擲，

大家哈哈笑，心裏滿舒暢。」

還有一段是：

「老板元，瞎混賬，

抱住村長死不放手。

說選舉，是假樣，

姪兒下來乾兒上。」

（喜富是恆元的本家姪兒，廣聚是乾兒。）

四 丈地

自從把喜富轟走以後，老恆元總是放心不下，深怕把他與自己有關的事整扯出來，可是現在的新政府不比舊衙門，有錢也花不進去，打發家祥去了幾次也打聽不着，只好算了。過了三個月，縣裏召集各村村長去開會，老恆元託廣聚到縣裏，順便打聽喜富的下落。

隔了兩夫，廣聚回來了，飯也沒有吃，歪着個頭，先到恆元那裏報告。恆元給着，他坐在床頭舉着恭敬的報告道：「喜富的事，因為案件過多，喜富不願舉出人來，直拖

罷了好幾個月才算結束。所有麻煩，喜富
 二個人都承認起來了，縣政府特別寬大，
 准他息還海澄書院債大衆損失，就算完事
 。『飯菜裏裝了口氣道：『也真！能不
 多牽連別人就惹！』又問道：『這次開會商
 議了些什麼？』廣聚道：『一共三件事：
 第一是確實執行地租，發了個表格，叫填
 出個戶姓名，地主姓名，租地畝數，原租
 額多少，減去多少。第二是清丈土地，辦
 法是除了政權、各團體幹部參加外，每二
 十戶選個代表共同丈量。第三是成立武委
 會發動民兵，辦法是先選派一個人，在陽
 曆六月十五號以前到縣受訓。』老恆元聽
 說喜富的案件已了，才放心一點，及至聽到這些事，眉頭又打起皺來。他等廣聚
 走了，便跟兒子家祥道：『這派人受訓沒有什麼難辦，看起來還是巧招兵，跟閩錫山
 軍隊在連軍人一樣，隨便派上個誰就行了。減租和丈地兩件事，在閩家山說來，只是對



。告報作的敬慕恭舉廣聚，着辦兀恆

贖不利。不過第一件還好辦，只要到各窩輪上說給佃戶們一聲，就叫他們對外人說是已經減過租了，他們怕春地，自然不敢不照說的說；回頭村公所要造表，自然還要經你的手，也不愁造不合適。只有這第二件不好辦：丈地時候參加那麼多的人，如何瞞得過去？」家祥眯着眼道：「我看也好應付！說各幹部吧！村長廣聚是自己人。民事委員教育委員是咱父子倆，工會主任老范是咱的領工，咱一家就出三個人。農會主席得費還不是跟着咱轉？財政委員啓昌，平常扛的是不利不害主義，只要不礙他吃虧，他也不說什麼。他孩子小林雖然算個青救幹部，噲也不懂。只有馬鳳鳴不好對付；他最精明，又是個外來戶，跟咱都不一心，遇事又敢說話，他老葉桂英又是個婦救幹部，一家亮出着兩個人……」老范元道：「馬鳳鳴對付，他們做過生意的人最愛估價宜，叫他估上些記宜他就不說什麼了。我覺得最難對付的是每二十戶選的那一個代表，人數既多，意見又不一致。」家祥道：「我看不還代表也行。」范元道：「不會！算工作員那小子腿勤，到丈地時候他要來了怎麼辦？我看代表還是裏，不過可以由村長指派，派那些最窮、最愛打小算盤的人，像老槐樹庵老秦那些人。」家祥道：「這我就不懂了，越是最窮人，越出不起這担，越要翻丈別人的地……」范元道：「你們年青人自然想不通，咱們丈地時候，先儘那最零碎的地方丈起——比方咱「椹窪」地，一畝就有七八塊，算的時候你執算盤，慢慢算，這麼着丈量，一個椹窪小上十五畝地就得丈兩天。他們那些愛打小算盤

的窮戶，那裏誤得起開工，？跟着咱們丈過兩三天，自然就都走開了。等把他們熬敗了，咱們一方面說他們不積極不熱心，一方面還不是由咱自己丈嗎？只要做個樣子，說多少是多少，誰知道？」家祥道：「可是我見人家丈過的地還插牌子！」恆元道：「山野地，地子裏不規矩，每一處只要把牌子上寫個總數目——比方「自此以下至崖根共幾畝幾分」，誰知道對不對？要是再用點小錢道買一買小戶，小戶也就不說話了——」此方你看他一點有三畝，你就說：「小戶人家用不着細盤量了，算成二畝吧！」這樣一來，他有點小虛，也怕再多量出來，因此也就不想再去量別人的！」

恆元對着家祥訓了這一番話，又打發他去請來馬鳳鳴。馬鳳鳴的地都是近二十年來新買的。不過因為買得「丐」一點，都是些大畝數——往往完一畝糧的地就有二三畝大。老恆元說：「你的地既然都是新買的，可以不必丈量，就按原契插牌子。」馬鳳鳴自然很高興。恆元又叫家祥叫來了廣聚，把自己的計劃宣佈了一番。廣聚一來自己地多，二來當村長就靠的是恆元，當然沒有別的話說。

第二天便依計劃先派定了丈地代表，第三天開始丈地。果不出恆元所料，章工作人員來了，也跟着去參觀。恆元說：「先丈我的！」村長廣聚領頭，民事委員闊恆元、教育委員闊家祥、財政委員張啓昌、建設委員馬鳳鳴、農會主席張得貴、工會主席老范、婦黨主席桂英、救青主席小林，還有十多個新選的代表們，帶着丈地的弓、算盤、木牌、

備視等，章工作員也跟在後邊，往柳窪去了。

廣聚管指劃，得貴執弓，家祥打算盤。每塊地不納二分，可是東伸一個角，西打一桶湯，還得分成四塊來算。每丈量完了一塊，休息一會，廣聚給大家講方的該怎樣算，斜的該怎樣折；家祥給大家講『乘歸轉軌』的算法。大家原來不是來學習算地畝，也聽不起勁來，只是覺着丈量的太慢。章工作員却覺着這辦法很細緻，說是『丈地的模範』，說了便市柳窪編村去了。

果不出恆元所料，兩天之後，柳窪的地沒有丈完，就有許多人不再來了。到了第五天，險出警員集合了七個人；恆元父子連領工老范是三個，廣聚一個，得貴一個，還有桂英跟小林，一個沒經過事的女人，一個小孩子。恆元搖着芭蕉扇，廣聚端着水煙袋，領工老范攬着一張錢，小林攬着個條預備劍柴，桂英肚裏懷着孕，想拔着新鮮野菜，也攬着個籃子，只有得貴這幾天在恆元家裏吃飯，自然要多拿幾件東西——丈地的弓、算盤、繩、木牌，都是他一個人抱着。怕費地點是柳窪後溝，也是恆元的地，出發時，恆元故意發脾氣道：『又都不來！那麼多委員，只說話不辦事，好像都成了咱們七個人的事了！』說着就出發了。這樣沒有別人的地，連籃子也不用裝，一進了溝就各幹各的：桂英吃了幾顆海杏，就走了岔道拔菜去了，小林也吃了幾顆，跟桂英一道割柴去了，家祥見場上塌了個小窩，指揮着老范去壘，得貴也放下那些傢伙去幫忙，恆元跟廣聚，到



六 地 的 人 物

出來喊道：「家祥！家祥來吧！」這一下聽出來，是恆元。墨墨那三個人也過來了兩個，一個是家祥，一個是老范。家祥寫了兩個木牌，給了老范一塊，自己拿着一塊，老

夢地邊的核桃樹底趁涼快說閒話。

這天有才恰在這山頂上看麥子，見進溝來七八個人，起先還以為是偷麥子的，後來各幹其事了，雖然離得遠了認不清人，可是做的事也都看得很清楚，只有到核桃樹底去的那兩個人不知是幹什麼的。他又往前湊一湊，能聽見說說笑笑，却聽不見是說什麼。他自言自語道：「這是兩個什麼鬼東西，我總要等你們出來！」說着就坐在林邊等着。直到天快晌午。見有個從核桃樹下鑽

那那以插在草繩上，家祥那塊插在那塊。牌子插好，就叫來了桂英小林，七個人相繼着回去了，有才見得貴拿若弓，才想起來人家是女婿，暗自尋思道：「這地原是這樣大的？我總要看看牌上寫的是什麼！」一邊想，一邊繞着路到溝底看牌，兩只牌都看了，摹地抄那塊寫的是「自此至溝壩，大小十五塊，共七畝二分二厘。」東坡嘴上那塊寫的是「坑嘴上至屋根，共三畝二分八厘。」他看穿了牌，覺着好笑，回來在路上說了這樣一段話：

對丈地的，真奇怪，

七個人，不一說，

小林去割柴，桂英去拔菜，

老乾得賣去壘田，家祥一旁亂指派，

只有重兒與廣來，核桃樹底趁涼快，

芭蕉扇，水烟袋，

說說笑笑真不壞。

學問小賤牛，叫過家祥來，

三人一捏弄，家祥就寫牌，前後共算十畝半，木頭牌子插兩塊。

這些鬼把戲，只能哄小孩；

從溝裏到溝外，平地坡地都不壞，

「共算成三十畝，儘管恆元他不賣！」

五 好怕的鑿鏡村

過了幾天，地丈完了他們果然給小戶人家選了些小便宜，有三畝只估二畝，有二畝估作畝半。丈完了地這一晚上，得貴想在小戶們面前給恆元賣個好，也給自己賣個好，因此在恆元家吃過晚飯，跟家祥們學談了幾句，就往老槐樹底來。老槐樹底人都吃過了飯，在樹下納涼、談閑話，說說笑笑，聲音很高。他聽聽一聽風頭對不對，就遠遠在路口站住步側耳細聽，只聽一個人道：「小且！你不能勸勸你爹以後不要當恆元的尾巴？」人家外邊說多少閑話……」又聽見小且攔住那人的話搶着道：「那天不勸他？可是他

不聽有什麼法？爲這事不知生過多少氣？有時候他在老恆元那裏拿一根葱、幾頭蒜，我

娘也不吃他的，我也不吃他的，就那他也不收！」他聽見是自己的孩子說自己，更不便走進場，可是也想再聽聽以下還說些什麼，所以也捨不得走開。停了一會，聽得有才問道：「地丈完了？老恆元的地丈了多少？」小且道：「聽說是一百一十多畝。」小元道：「哄鬼也哄不過！不用說他原來的祖業，光近十年來的押地也差不多有那麼多！」小保道：「押地可好算，老槐樹底的人差不多都是把地押給他才來的！」說着大家就七嘴八舌，三畝二畝給他算起來，算的結果，連老槐樹底帶村裏人，押給恆元的地，一共就有八十四畝。小元道：「他這年僱着三個長工，山上還有六七家窩棚，要是細量起來，丈不夠三百畝我不姓陳！」小順道：「你不說人家是怎樣丈的？你就沒聽有才老叔編的歌？」丈地的真奇怪，七個人不一箇。接着把那一段歌唸了一遍，唸得大家哈哈大笑。老秦道：「我看人家丈得也公道，要寬都寬，像我那地明明是三畝，只算了二畝！」小元道：「那還不是哄小孩？只要把恆元的地丈公了，咱們這些戶，二畝也不出負擔，三畝還不出負擔；人家把三百畝丈成一百畝，輪到你名下，三畝也得，二畝也得！」

得貴聽到這裏，知道大家已經猜透了恆元的心事，這個好已經賣不出去，就返回來想再到恆元這裏想方才聽到的話報告一下。他走到恆元家，恆元已經睡了，只有家夥

家裏造次，他便想方才聽到的話和有才的陳報告給家祥，中間還加了一些罵恆元的話。家祥聽了，沉不住氣，兩眼睜得更快，罵了小元跟有才一頓，得賞很得意的回去睡了。

第二天，不等恆元起床，家祥就告報告昨天晚上的事。恆元聽了，倒不在乎罵不罵。只恨他們不該把自己的心事猜得那麼透澈，想了一會道：「非重辦他幾頓不行！」吃過了飯，叫來了廣聚，數說了小元跟有才一頓罪狀，末了吩咐道：「把小元選成什麼武委會送到縣裏受訓去，把有才撵走，永遠不准他回蘭家山來！」

廣聚領了命即刻召開了這選人受訓的會，仿照章工作員的辦法推了三個候選人，把小元選在三人裏邊，然後投豆子，可

是得拿跟家祥兩人，每人暗裏攪了一把豆子都投在小元的碗裏，結果把小元選住了。



送小元去受訓

村裏人，連恆元廣聚都算上，都只說這是拔壯丁當兵。小元家裏只有一個老娘，又沒有吃的，老仗小元養活，一見說把小元選住了，哭着去哀求廣聚。廣聚奉的是恆元的命令，哀求也沒有效。得黃侯得意，書裏裏賣情說：「誰教他評論丈地的事？」這話傳到老槐樹底，大家才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小明見鄰居們有點事，最能熱心幫助。他見小元他姨哀求也無效，就去找小保小順等一干人商量辦法。小保道：「我看人家既是有計劃的，說好話也無用。依我說就真管了兵也不是壞事，大家在一處都不錯，誰還不能幫一把忙？咱們大家可以招呼他老姨幾天。」小明向小元說：「你放心罷！也沒有多餘的事！燒柴吃水，一個人能費多少，你那三畝地，到了忙時候一個人抽一晌工夫就給你播種了！」小元的叔父老陳爲人很爽快，他向大家謝道：「事到頭上說不起，既然不能不去，以後自然免不了麻煩大家照應，我先替小元謝謝！」小元也跟着說了許多道謝的話。

在村公所這方面，就租跟丈地的兩份表也造成了，受訓的人也選定了，做了一份報告，吃過午飯，繕了個差，連小元一同送往區上。把這三件工作交代過，廣聚打發人把「簡直滾滾好！」最後下令道：「即刻給我滾蛋！永遠不許回闊家山來！不聽我的話我當滾好送你！」有才無法，只好跟各牛東算了算賬，搬到柿子窪編村去

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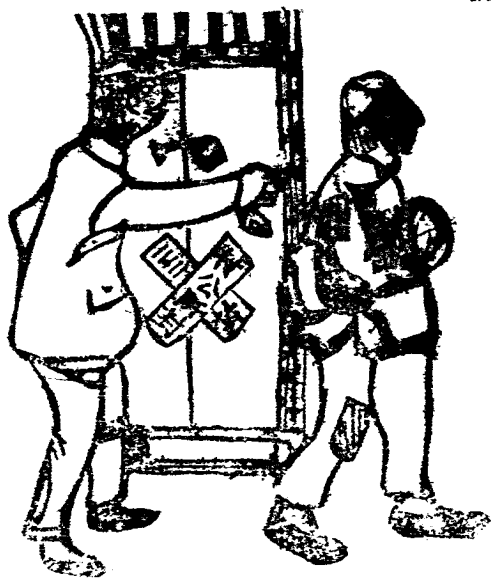
隔了兩天，章工作員來了，帶着縣裏來的一張公學，上寫道：「據第六區公所報告，關家山鄉村各幹部工作積極細緻，完成任務甚為迅速，堪稱各村模範，特傳令嘉獎以資鼓勵……」自此以後，關家山就被稱為「模範村」了。

大小元的變化

兩禮拜過後，小元受罰回來了，一到老槐樹底，大家就都來問詢，在地裏做活的，雖然沒到晌午，聽到小元回來的消息也都趕回來問長問短。小元得意的道：

「依他們看來這一回可算把我害了，他們

那裏想不到又給咱們弄了個合適？縣裏叫咱們回來成立武委會，發動民兵，還允許給咱們發槍，發手榴彈。縣裏說：『以後武委會主任跟村長是一文一武，是獨立系統，不具附



廣東對李有才下命令：『即刻給我滾蛋！永遠不許回關家山來……』

鄉在村公所。」並且給村長下的公事教他給武委會準備一切應用物件。從今以後，村裏的事也有那老槐樹底的分了。」小驢道：「試試！看他老恆元還能獨霸乾坤不能？」小明道：「你的苗也給你鋤出來了。老人家也沒有餓了肚，這家送個乾糧，那家送碗湯，就夠他老人家吃了。」小元自是感謝不盡。

吃過午飯，小元到了村公所，把縣裏的公事取出來給廣聚看。廣聚一看公事，知道小元有權了，就拿上公事去找恆元。

恆元看了十分後悔道：「想不到給他做了做小合適？」又皺着眉頭想了一會道：「既然錯了，就以了來——以後把他團弄住，叫他也變成鴨的人！」廣聚道：「那傢伙有那麼一股狂勁，恐怕團弄不住吧！」恆元道：「你不懂！這只能慢慢來！咱們都捧他的場，叫他多估點小便宜，『習慣成自然』，不上幾個月工夫，老槐樹底的日子他就過不慣了。」

廣聚領了恆元的命，把一座廟院分成四部分：東廂房上三間是村公所，下三間是學校，西廂房上三間是武委會主任室，下三間留作集體訓練民兵之用。

民兵團員起來了，差不多是老槐樹底那一夥子，常和廣聚鬧小意見。廣聚覺得很難對付。後來廣聚常到恆元那裏領教去，慢慢就生出法子來。比方廣聚有制服，家祥有制服，小元沒有，住在一個廟裏強着有點比配不上，廣聚便道：「當主任不可以設制服，

回頭做一套才行！」隔了不幾天，用公款做的新制服給小元拿來了。廣聚有水筆，家祥有水筆，小元沒有，覺着小口袋上空空的，家祥道：「我還有一枝，聞聲送你！」第二天水筆也插起來了，廣聚不割柴，家祥不割柴，小元穿新制服去割了一回柴，覺着不好意思，廣聚道：「能燒多少？派個民兵去割一捆柴夠了！」

從此以後，小元果然變了，請派派民兵，担水挑民兵，自己架起磨糧當主任。他叔父老陳，見他的地也荒了，一日罵他道：「小元你看！近一兩個月來像個什麼東西！出來進去架架磨磨，連水也不挑了，柴也不能割了！你去受訓，人家大家給你把苗鋤出來，如今劈了一半種了你也不動三毫，草比苗還高，看你秋天吃什麼？」小元近來連看也沒有到地裏看過，經老陳這一罵，也覺得應該到地裏看看去，吃過早飯，扛了一把鋤，正預備往地裏走，走到村裏，正碰上家祥吃過飯往學校去，家祥含笑道：「鋤地去啦？」小元臉紅了。覺着不像個主任身份，便喃喃的道：「我到地裏看看去！」家祥道：「歇歇談一會閒話再去吧！」小元也不反對，跟着家祥走到廟門口，把鋤放在門外，就走進去跟家祥廣聚開玩笑來，直談到晌午才回去吃飯去。吃過飯，總覺着不可以去鋤地，結果仍是第二天派了兩個民兵去鋤。

這次派的是小龍跟小順，這兩個青年雖然也不敢不去，可是總覺着不大痛快，走到小元地裏，無精打采慢慢講起來。他兩個一邊鋤一邊談。小順道：「多一位菩薩多一爐

香！天盼望主任給咱們抵些事，誰知道主任一上了台，就跟人家混得從熱，除了多派咱幾回差，一點什麼好處都沒有？」小福道：「頭一還是咱給他錫，第二遍是款呢給他錫！」小順道：「那可不一樣；頭一還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們大家情願幫忙，第二遍是人家升了官，不能動地了，派咱給人家當差。早知道這這個結果，幫江？省點氣力不能睡覺？」小福道：「可惜把個有才老漢也擡走了，老漢要在，一定要給他錫個好歌！」小順道：「咱不能給他錫個試試？」小福道：「可以！我幫你！」給小元錫地，他們既然心不痛快，所以也不管錫到了沒有，留下草了沒有，只是隨手錫錫就是，兩個人都把心用在編聯字上。小順編了幾句，小福也給他改了一兩句，又譯了兩句，結果編成了這麼一段燈謎：



小元穿上新衣服，小口袋插上水筆，坐在廳上不下床。

「陳小元，壞得快，當了主任耍氣派，改了穿，換了戴，坐在廟上不下來，不担水，不割柴，歸歸爪爪不想抬，劬個地，也抵差，逼着鄰居當奴才。」

小福晚上悄悄把這個歌謠給兩三個青年聽，第二天傳出去。大家都唸得爛熟，小元在廟裏坐着自然不得知道。

這還都是些小事，最叫人可恨的是把喜富賠償羣衆損失這筆款，移到武委會用了。本來喜富早兩個月就遞了悔過書出來了，只是縣政府把他應賠償羣衆的款算了一下，就該着三千四百餘元，還有幾百斤麵、幾石小米，這些東西有一半是恆元用了，恆元就着人告訴喜富說暫且不要回來，有了機會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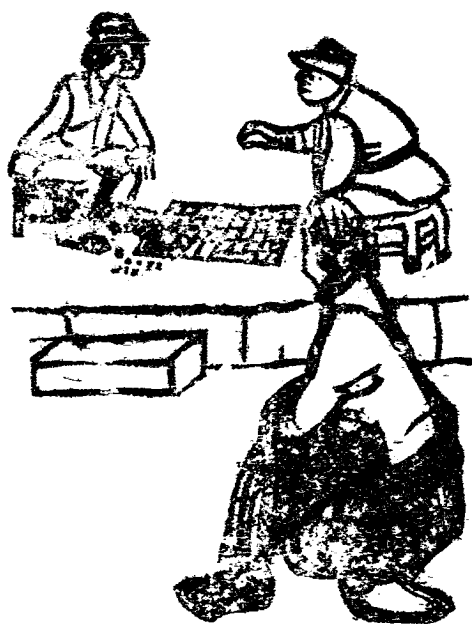
恰巧「八一」節要檢閱民兵，小元跟廣聚說，要做些掛包、子彈袋、炒麵袋、還要準備七八個人三天的吃喝。廣聚跟恆元一說，恆元覺着機會來了，開了糧幹部會，說公

所救款，就把喜官這筆款移用了。大家雖然聽說喜官要賠償損失，可是誰也沒聽說賠多少數目。因為馬鳳鳴的損失也很大，過了事又說說兩句，就有些人德憑着他去質問村長。馬鳳鳴跟恆元混熟了，不想得罪人，可是也想得賠償，因此借着大家的推舉也就答應了。但是他知道村長不過是個假樣子，所以先去找恆元。他用自己報告消息的口氣說：『大家對這事情很不滿意，將來恐怕還要討這筆款！』老恆元就猜透他的心事，便向他道：『這事怕不好弄，公所真正沒款，也沒有日子了，四五天就要用，所以幹部會上才那樣決定，你不是也參加過了嗎？不過咱們內裏人好商量；你前年那一場事，一共破費了多少，回頭跟他另外照數賠償你！』馬鳳鳴道：『我也不是說那個賠，不過他們……』恆元翻他語道：『不不不！他不賠我就不願意他！不信我可以墊出來！咱們都是門幹部，不分個裏外如何能行？』馬鳳鳴見自己落不了空，也就不說什麼；別人再惹他也惹不起他了。

事過之後，第二天喜官就回來了。賠馬鳳鳴的東西恆元担承了一半，其餘應賠全村民衆，那麼大的數目，做了幾條麵袋幾塊掛包幾個子彈袋，又給民兵拿了二十多斤小米就完事。

『八一』檢閱民兵，關家山的民兵服裝最整齊，又是『模範』，主任又得了獎。『

七 恆元廣乘把戲碼底



老楊不耐煩，道：「你這忙什麼？」

「慢，一等回再說。」

同志，被分配到第六區來檢查督促「秋收工作」。老楊同志叫區農會給他介紹一個比較進步的村，區農會常辦事工作員說閻家山是模範村，就把他介紹到閻家山去。

老楊同志吃了早飯起程，天不晌午就到了閻家山。他一進公所，正遇着廣乘跟小元下棋，他兩個因為一步棋爭起來，就沒有看到老楊進去。老楊同志等了一會，還沒有人跟他搭話，他就

繼續爭吵中問道：「那一位是村長？」廣聚眼小元抬頭一看，見他頭上纏著白手巾，白小布衫襟破爛，腳上穿的半舊破草鞋，也有二斤半重。從這服裝上看，村長廣聚以為他是那村裏來進糧的，就懶洋洋的問道：「那村來的？」老楊同志答道：「縣裏！」廣聚仍問道：「到這裏幹什麼？」小元嘆了口氣，站在一邊催道：「快在櫃檯！」老楊同志有些不耐煩，催道：「你別在櫃檯！每一會開了再說吧！」說了把青包往櫃檯上一丟，坐在上面休息。廣聚見他的話聽着聽不對，也就停住了，候廣聚來答話。老楊同志也看出他是村長，却又故意隱了一包，村長眼裏去了。」他紅着臉等道話，老楊同志才把介紹信給他。信上寫的是：

「茲有縣黨會楊主席，前往陶家山檢查督促秋收工作，請予接洽為荷！」

廣聚看過了信，把這信同憲請到公所，說了幾句客氣話，便要請老楊同志到自己家裏吃飯。老楊同志道：「這是免費米到老百姓家裏吃呢！」廣聚還要請俗套，老楊同志道：「這是制度，不能隨便破壞！」廣聚見他土眉土臉，說話却又那麼不隨和，一時想不出該怎樣對付，便道：「好吧！你且歇歇，我給你出去看看！」說了就出了公所來找恆元。他先把介紹信給恆元看了，然後便說這人是怎樣怎樣一身土氣。恆元道：「前幾天聽喜富說有這麼個人。這人你可小看不得！聽喜富說，有些事情縣長還得跟他商議着辦。」廣聚道：「是是是！你一說我忽起來了！那一次在縣裏開會，討論丈地問題那一

天，縣幹爺先開了個會，彷彿有他，穿的是藍衣服，眉眼就是那樣。」恆元道：「去罷！好好應酬，不要衝撞着他！」廣泰走出門來又返回去問道：「我請他到家吃飯。他不肯，他叫給他幾個老百姓家去吃。怎麼辦？」恆元不耐煩了，發話道：「這麼大一點事也問我？那有什麼難辦？他要那執應酬，就托他派到個最窮的家——像老槐樹底老秦家，兩頓錢吃過來，你怕他不再找你想辦法？」廣泰道：「老槐樹底那些人跟咱們不對，不怕他說壞話？」恆元道：「你說不着人？老秦見了生人敢放個屁？每次吃了飯你就托他招待回公所，有什麼事？」

廣泰碰了一頓釘子耐了這麼一點小主意，回去就把飯派到老秦家。這樣一來，給老秦找下麻煩了！闖家山沒有行過這種制度，老秦一來不懂這種管飯只是替做一做，將來還要傾米，還以為跟派差派款一樣；二來也不知道家常飯就行，還以為衙門來的人一定得吃好的。他既是被派來，就認事情弄大了，到東家情禮兩面承借繼老兩口忙了一大會，才算做了兩三碗湯麵條。

晌午，老楊同志到老秦家去吃飯，見小砂鍋裏煮麵條，大鍋裏的飯還沒有揭開，一看就知道是把自己當客人待。老秦舀了一碗湯麵條，必恭必敬雙手捧給老楊同志道：「吃吧先生！到這窮家吃不上什麼好的，喝口湯吧！」他越客氣，老楊同志越覺着不舒暢，一邊接一邊道：「我自己留！唉！老人家！咱們吃一鍋飯對了，爲什麼還要另做

「好先生！吃也沒有！只是一口湯！要是前幾年這飯就端不出來！這幾年把地押了，地也種不起了！」老楊同志聽她說押了地，正要問他押給誰，老秦先向老秦罵道：「你這老不死，不知道你那一張嘴該說什麼？可是不死你！你這記得啥？還記得啥？」老楊同志猜着老秦怕她說得有妨礙，也就不再追問，隨便勸了老秦幾句。老秦見老楊不說話了，因為怕再引起爭來，也就不再說了。

小福也回來了，見家裏有個人，便問道：「爹！這是那村的客？」老秦道：「就是請先生。」老楊同志道：「不要這樣稱呼罷：那裏是什麼「先生」：我姓楊，是農教會的！你們叫我罷「楊同志」或者「老楊」都好！」又問小福：「叫什麼名字」，「多大了」，小福一一答應。老秦老婆見孩子也回來了，便擡開大鍋開了飯。老秦，老秦老婆，還有個五歲的女娃，連小福，四個人都吃起飯來。

老楊同志第一碗飯吃完，不等老秦看見，就走到大鍋邊，一邊舀飯一邊說：「我也吃碗飯！這飯好吃！」老兩口趕緊一齊放下碗來招待，老楊同志已把山藥蛋南瓜舀到碗裏。老秦客氣了一會，也就罷了。

小福來小福割穀，一進門碰上老楊同志，彼此問詢了一下，就向老秦道：「老板！人家別人的穀都打了，我爹病着，連穀也割不起來，後晌叫你小福給俺割罷？」老秦道：「吃了飯還要打穀！」小福道：「那我也能幫忙，打下你的來，遲一點去割我的

「也可以！」老楊同志問道：「你們這裏秋收還是各顧各？農救會也沒有組織過互助小隊？」小順道：「收秋可不就是各顧各呢？老農會還管這些事呢？」老楊同志道：「那末你們這裏的農會都管些什麼事？」小順道：「咱不知道。」老楊同志道：「模範村！這算什麼模範？」五歲的小女孩，聽見「模範」二字，就想起小順教他的幾句歌來，便順口吟道：

「模範村模範，從西往東看！

西頭吃烙餅，東頭嚼稀飯！」

小孩子雖然只是順口吃說玩，老楊同志却聽着很有意思，就逗她道：「吃得好呀！再吃一遍看！」老農又怕鬧禍，瞪了小女孩一眼。老楊同志又看見老農的臉色。仍向小女孩道：「誰教給你的？」小女孩指着小順道：「他！」老農覺得這一下不只惹了禍，又連累了鄰居，他以為自古「官官相衛」，老楊同志要是回到公所一說，馬上就不得了。他氣極了。劈頭打了小女孩一掌罵道：「可噁不了你！」小順趕緊一把拉開道：「你這老叔！小孩們吃個那，有什麼危險？我騙的！我還不怕，就把你怕成那樣？那是真餓吧？是假的？人家吃烙餅有過你的份？你吃的不是稀飯？」老農有這樣一種習慣，只要年輕人說他幾句，他就不說話了。

吃過了飯，老農跟小福去場裏打穀子，老楊同志本來預備吃過飯去找村農會主任。

可是聽小順一說，已知道工作不實在，因此又想先在羣衆裏調查一下，便向老秦道：『我給你幫忙去。』老秦雖說『不敢不敢』，老楊同志却紅起木揪逼着跟他們往場裏去。

場子就在籃頂上，是十幾家公用的。各家的穀子都不多，這天一場共攤了四家的穀子，中間用鐵篋隔開了界。

老楊同志到場子裏什麼都通，拿起什麼傢具來都會用，特別是好幫家，不只給老秦揚，也給那幾家撥了一會，大家都說『真是一張好木揪』，就是說他用木揪用的好。

一場穀打罷了，打穀的人都坐在老槐樹底下休息，喝茶、吃乾糧，蹲成一團圍着老楊同志問長問短，只有老秦仍坐必恭必敬站着，不敢隨便說話。小順道：『楊同志！你真是個好把式！家裏一定種地很多



了走就着說！！了誰等不』：說的唧唧唧喫喫喫

吧？」老楊同志道：「地不多，可是做得不少！整整給人家住過十年長工！」老楊一聽老楊同志說是個住長工出身，馬上就看不起他了，一屁股坐在牆根叫道：「小福！不去場裏担糞草等什麼？」小福正想聽老楊同志談些新鮮事，不想半路走開。便推託道：「不給人家小福哥割穀？」老楊道：「担糞回來說得了；小小孩子聽起閒話來就不想動了？」小福無法，只好去担糞。他才從家裏挑起糞來往場裏去，老楊也不顧別人談話，又嘆道：「細細細起來！不要只掃個場心！」他這樣子，大家都覺着他懶眼，小保便向他發問道：「你這老漢真討厭！人家說閒話你偏要亂吵！想聽些悄悄話，不想聽你不能回去歇歇？」老楊受了年輕人的氣自然沒有話說，起來回去了。小福向老楊同志道：「這老漢真討厭！吃虧、怕事、受了一輩子窮，可瞧不起窮人。你一說你住過長工，他馬上就變了個樣子。」老楊同志笑了笑道：「是的！我也看出來了。」

廣聚依着恆元的吩咐，一吃過飯就來招呼老楊同志，可是那裏也找不着；雖然有人說在場子裏，遠遠看了一下，又不見有一個閑人（他想不到縣農會主席還能做起活來）。從東頭找幾西頭，西頭又找回東頭來，才算找到。他一走過來，大家什麼都不說了。他向老楊同志道：「楊國財，咱們回公所去罷！」老楊同志道：「好！你且回去，我還要讓他們談談。」廣聚道：「跟他們這些人能談個什麼？咱們還是回公所去歇歇吧！」老楊同志見他瞧不起大家，又想硬他幾句，便半軟半硬的發話道：「跟他們談話就是

我的工作，你要有什麼話等我閒了再說吧！」廣聚見他的話頭又不對了，也不敢強叫，可是又想聽聽他們談什麼，因此也不願走開，就站在圈外。大家見他不走，誰也不開口，好像廟裏的十八羅漢像，一個個都成了啞子。老楊同志見他不走，開大家不敢說話，已猜着大家是被他壓迫怕了，想趕他走開，便問他道：「你還等誰？」他嗷嗷唧唧道：「不等誰了。」說着就溜走了。老楊同志等他走了十幾步遠，故意向大家道：「沒有見過這種村長！農教會的人到村裏，不跟農民談話。難道跟你村長談去？」大家窺眼看見自己惹不起的厲害人受了碰，覺着老楊同志真是自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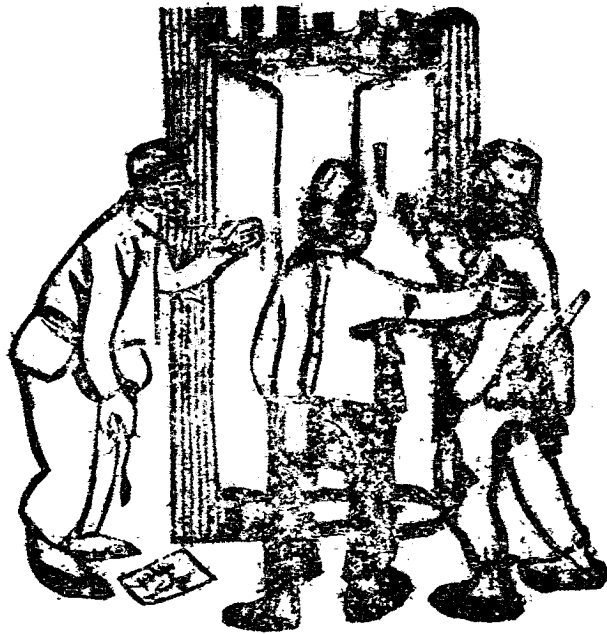
天氣不早了，小順喊叫小福去割麥。老楊同志見小順說話很痛快，想跟他打聽一些村裏的事，便向他道：「多情個鎌，我也給你割去？」小明小保也想多跟老楊同志談談，齊聲道：「我也去！」小順本來只同了個小福，連自己一共兩人，這會却成了五個。這五個人說說話話，一同往地裏去了。

八 「老」 「小」 字輩準備翻身

五個人割了地，一邊割數一邊談話，小順果然話痛快，什麼也忌諱。老楊同志聽到他午膳的那四句歌，很發羨小順編的好，小保道：「他還是徒弟，他師父比他編得真

小順道：「這還是有師父的？」向小順道：「把你師父編出來的給咱唸唸聽聽吧？」小順道：「可以，你要想聽這，管保聽到天黑也聽不完！」說着便唸起來。他每唸一段，先把事實講清楚了然後才唸，這樣便把村裏近幾年來的事情翻出來許多。老楊同志越聽越覺着有意思，比自己一件一件打聽出來的事情又重要又細緻，因此想親自訪問他這師父一次，就問小順道：「這歌編得果然好！我想見見這個人，吃了晚飯你能領上我去他家裏開坐一會嗎？」小順道：「可惜他不在村裏了，叫人家廣東把他遊跑了！」接着就把丈地時窮的故裏事連連說了一遍，一直說到小元被差曉受調，有才逃到柿子窪。老楊同志問道：「柿子窪那裏多麼遠？」小順往西南山窪裏一指道：「那不是！不遠！」老楊同志道：「我看這三談數說倒不空談，你帶着個人去把他請回來，咱們晚上跟他談談！」小順道：「只要敢向來，叫一聲他就回來了！我去！」老楊同志道：「叫他放心觀察！我保他無事！」小順道：「小明叔腰不酸！小順你去吧！」小順很高興，說了聲「可以」就下窪就跑了。小順去後，老楊同志傷寒跟太婆講着話，把近幾年來村裏的變化差不多都說完了。最後老楊同志問道：「這些事情，章工作員怎麼不知道？」小保道：「章工作員是個好人，可惜沒經過事，一來就叫人家騙弄住了。」他們直談到天發黑，飯也開完了，小順把有才也叫來了，太婆仍然相跟着開去吃飯。

小順家晚飯是穀子麵乾糧豆麵條湯，給他割穀的都在他家吃。小順硬要請老楊同志



老楊同志把有才叫來的

也在他家吃。老楊同志見他是一番實意，也就不再謙讓，跟大家一齊吃起來。小驢又給有才端了碗湯，拿了兩個乾糧，有才是自己人，當然也不客氣，老秦聽說老楊同志敢跟村長說硬話，自然又恭敬起來，把晌午剩下的湯條麵熟了一熱，用手捧了一碗送給老楊同志。

晚飯吃過了，老楊同志向有才道：「你住在那個窩裏？今天晚上咱們大家都到你那裏談一會吧！」有才就坐在自己的門口，順手指道：「這就是我的窩！」

老楊同志抬頭一看，見上面貼着封條，不由他不發怒。他跳起來，一把把封條撕毀了，道：「他媽的！真敢欺負窮人！」又向有才道：「開開進去吧！」有才道：「這鎖也是村公所鎖的！」老楊同志道：「你去叫村公所人來給你開！就說我把你叫回來談話的！」

有才去了。

有才找着了廣聚，說道：「縣農會楊同志找我回來談話，叫你開門囉！」廣聚見這事情越來越硬，弄得自己越得不着主意，有心去找恆元，又怕因為這點小事受恆元的纏。他想了想，覺着農救會人還是叫農救會幹部去應酬，主意一定，就向有才道：「你等等，我去取鑰匙去！」他回家取上鑰匙，又去把得貴叫來，暗暗囑咐了一番話，然後把鑰匙給了得貴，便向有才道：「叫他給你開去罷！」有才就同得貴一同回到老槐樹底。

得貴跟着恆元吃了多年殘剩茶飯，半通不通的浮言客套，也學得了幾句。他一見老楊同志，就滿臉賠笑道：「這位就是縣農會主席嗎？慢待慢待！我叫張得貴，就是這村的農會主席。晌午我就聽說你老人家來了，去公所拜望了好幾次也沒有遇面……」說着又是開門又是點燈，客氣話說得既然叫別人攪不上嘴，小慫慫又做得叫別人幫不上手。老楊同志在地裏已經聽小顧唸過有才給他編的歌，知道他的爲人，也就不多接他的話。等他忙亂過後，大家坐定，老楊同志漫漫問他道：「這村共有多少會員？」他含糊答道：「唉！我這記性很壞，記不得了！有冊子，回頭查查看！」老楊同志道：「共分幾小組？」他道：「這這這我也記不得了。」老楊同志放大嗓子道：「連幾個小組也記不得？有幾個執行委員？」他更莫明其妙，趕緊推託道：「我我是個老粗人，什麼也不懂，請你老人家多多包涵。」老楊同志道：「不遠你只說你不懂，什麼粗人不粗人？農救

會根本沒有取過一個細人入會！連組織也不懂，不但不該當主席，也沒有資格當會員，今天把你選主席資格會員資格一同取消了罷！以後農救會的事不與你相干！」他一聽要取消他的資格，就轉了個彎道：「我本來辦不了，辭了幾次也辭不退，村裏只要有點事，想不管也不行！」老楊同志道：「你謙謙辭辭？」他道：「村公所！」老楊同志道：「當日是誰款你當的？」他道：「自然也是村公所！」老楊同志道：「不怨你不懂，原來你就不是從農救會來的！去罷！這一回不用辭就退了！」他還要囉嗦，老楊同志厚着手道：「去罷去罷！我還有別的事體！」這才算把他趕出去。

這天因為有才回來了。鄰居們都去問候，因此人來得特別多，來了又碰上老楊同志取消得貴，大家也就站住看起來了。老楊同志把得貴趕走之後。順路向大專道：「組織農救會是叫受壓迫農民反對壓迫自己的人。日本鬼子壓迫我們，我們就反對日本鬼子；土豪惡霸壓迫我們，我們就反對土豪惡霸。張得貴能領導你們反對鬼子嗎？他們逼你們反對土豪惡霸嗎？他能當個什麼主席？……」老楊同志，借着評論得貴，順路給大專講了講「農救會是什麼的，」大家聽的很起勁。不過忙時候總是忙時候，大家聽了一小會，大專便就離開去睡了，這裏只剩下小朋小保小輝有才四個人（小輝沒有來，因為後晚沒有租夾褲，吃過晚飯又担去了）。老楊同志道：「請你們把飯元那一夥人做的無理無賴的壞事說大的纏綿說幾件，我把他記下來。」說着取出鋼筆和筆記簿子道：「說罷，就

先從喜富撤差說起！」小明道：「我聽說罷！聽了大家樓！」接着便說起來。他才說到喜富賠償大家損失的事，小順忽聽窗外好像有人，便喊道：「誰？」喊了一聲，果然有個人——跑了。大家停住了話，小保小順出來到門外一看，遠遠來了一個人，走近了才認得是小順。小順道：「是你？你不進來怎麼跑了？」小順道：「那裏是我跑？是差得貴！我掛完了樓一出門就見他跑過去了！」小保道：「老傢伙，又去報告去了！」小順道：「要防備這老傢伙壞事！你們回去做吧，我去堵個崗！」小順說罷往雷頂上的土堆上去了，大家仍舊接着談。老楊同志把材料記了一大堆，便向大家道：「我看這些材料中，押地、不實行說租、喜富不賠款、村政權不民主，這四件事最大，因為在這四件事上吃虧的是大多數。咱們要鬥爭他們，就要叫恆元退出押地，退出多收的租米，叫喜富照原裏判決的數目賠款，徹底改選了村政委會。其餘各個人吃虧的事，只要各個人提出，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只要這樣一來他們就倒台了，受壓迫的老百姓就抬起頭來了。」

小明道：「能弄成那樣。那可真是天一番世界，可惜沒有關家——如今就想不出這麼個能出頭的人來。有幾個能寫會算、見過世面、幹得了說話的，又差不多跟人家近，跟咱遠。」老楊同志道：「現在的事情，要靠大家，不只靠一兩個人——這也跟打仗一樣，要還有隊伍，不能只憑指揮的人。指揮的人自然也很要緊，可是要從隊伍裏提拔出來的才能靠得住。你不要說沒有人，我看看老槐樹底的能人也不少，只要大家抬舉，到



小保的字集

匪大場面上，也能說他幾句！」小保道：「這道理是對的，只是說到真事上我就慳慳了，就像咱們要鬥爭恆元，可該怎麼下手？咱又不是村裏的什麼幹部，怎樣去集合人？怎樣跟人家去說？人家要不理咱怎麼辦？人家要辦了咱咱怎麼辦？……」老滑同志道：「你想得很是路，咱們現在困難就是要預備這些。咱們這些人數目雖然不少，可是散着不能辦事，還得組織一下。到人家進步的地方，早就有組織起來的工農補習各教會，你們這裏因為一切大權都在惡霸手裏，什麼組織也沒有。依我說咱們明天先就農教會組織起來，就用農教會出名跟他們說理。咱們只要按法令跟他們說，他們使的銀錢、押地、多收人家的份子，就都得退出來。他要無理混賴，現在的政府可不像從前的衙門，不論他是多

麼利害的人，犯了法都敢治他的罪！」小保道：「這處教會該怎麼組織？」老張同志就揭「會員手冊」取出來，給大家把會員的權利、義務、入會資格、組織章程等大概講了一些，然後向大家道：「我着現在很好組織，只要說這組織來能幫我們元那一派，再不受他們的壓迫，管他願不參加的人不少！」小保道：「那麼明天你就叫村公所召開大會，你把這道理先給大家宣傳宣傳，就叫大家報名參加，讓他們來快組織起來！」老張同志道：「那辦法也不得！」小保道：「他前次工作員就是那樣的，不聽教員還有等大家報名，不知道怎麼樣老張就成主席了！」老張同志道：「片說說那辦法也不得。那辦法還不只是沒有人報名：一來在那大會上講的，只能說說，不能說得激激；二來能聽大家來報名，但與他元有關係的人想會上給說元好聽話，可說說呀不收？我聽不那樣做：你們有兩個人會組織，就把「入了是教會能怎樣組織」編成稿傳出去，凡是真正受壓迫的人聽了，一定有許多人願意入會，然後叫他們出去幾個去跟他們每個人背後談談，願意入會的就介紹他入會。這樣組織起來的會，一來沒有他元那一派的人，二來入會以後都知道這會是做什麼的。」大家齊聲道：「這就好，這就好！」小保道：「那麼就請有才老叔今天黑夜把歌編成。編成了只要唸給小聯，不到明天晌午就能傳遍。」老張同志道：「這樣倒很快，不過還得找幾個人去跟願意入會的人談話，然後介紹他們入會。」小保道：「小明叔交火很寬，只要出去一轉還不是一大羣；志

楊同志道：「我說老槐樹底有能人你們看沒有？」正說着，小順進來道：「站了一會崗又調查出事情來了！廣聚、小亮、馬鳳鳴、啓昌，都往恆元家裏去了，人家恐怕也有什麼偷竊。我到他們口看看，門鎖了，什麼也聽不見！」老楊同志道：「聽不見由他們去聽！咱們談咱們的。你們這幾個人算是由我介紹先入了會，明天你們就可以介紹別人。天氣不早了，咱們散了罷！」說了就散了。

九 鬥爭大勝利

自從老楊同志這天後晌碰了廣聚一頓，晚上又把有才叫回，又取消張得貴的農會主席，就有許多人十分得意，暗暗道：「試試！假大頭也有不利害的時候！」第二天早上，這些人都想看看老楊同志是怎樣一個人，因此吃早飯時候，端着碗來老槐樹底的特別多。有才應許下的新歌，夜裏編成，一早起來就唸給小順了，小順就把這歌傳給大家。摩是這樣唸：

「入了農教會，力量大幾倍，

誰敢壓迫咱，大家齊反對。

清算老恆元，從頭算到尾；

黑錢要他賠，押地要他退，

錢租要認真，二顆不許昧。

管都不是人，都叫他退位，

再不吃他虧，再不受他累。

辦成這些事，痛快幾百倍，

想要早成功，大家快入會！」

提起反對老恆元，闖家山沒有幾個不贊成的，再說到能叫他賠黑款，退押地……大家的勁兒自然更大了，雖然也有許多怕得罪不起人家不敢出頭的，可是仇恨太深，願意的究竟是多數，還有人說：「只要能打倒他，我情願再貼上一畝地！」他們聽了這入會歌，馬上就有二三十個人會的，小保就給他們寫上了名。山窩窩上轉個戶們，無事不到村裏來。老楊同志道：「誰可以去組織他們？」有才道：「這我可以去！我常常在他們山上放學，跟他們最熟。」打發有才上了山，小明就到村裏去活動，不到晌午就介紹了五十五個會員。小明向老楊同志道：「依我看來，凡是敢說敢幹的，差不多都敢進來了；還有些胆子小的，雖然也跟咱是一氣，可是自己又不想出頭，暫且還不願參加。」老楊同志道：「不少，不少！這麼大個小村子，馬上說話馬上能組織起五十多個人來，在我作過工作的村子裏，這還算第一次遇到。從這件事上看，可以看出一般人對他們仇恨太

參加農救會



「這會開到什麼地方呢？」他問道，恐怕那裏情形太混亂了；而晚上大會又不該他們去參加，這事請給小德、小切、小順當

深，鬥起來一定容易勝利！事情既然這麼順當，咱們晚上就可以開個成立大會。選出幹部，分開小組，明天就能幹事。這村裏這麼多的問題，區上還不知道，我可以連夜回區上一次，請他們明天來參加舉委會大會。」正說着，有才回來了，有幾家佃戶也跟着來了。佃戶們見了老楊同志，先問：「真見生氣來，人家要動地該怎麼辦？」老楊同志給三法令上的水個樣給他們講了一遍，叫他們放心。小切道：「佃戶上也來了，我就可以跟着開會。」老楊同志道：「這好！咱午開了會。明天是到區開會。」小切道：「這會開到什麼地方呢？」老楊同志道：

了委員。三個人一分工，小保擔任主席，小明擔任記錄，小寶擔任宣傳。選舉完了，又分了小組，關家山的農教會就正式成立。

老楊同志向新幹部們道：「今天晚上，可以通知各小組，大家搜集老恆元的惡劣材料。」小順道：「我看連錢聚、馬鳳鳴、張啓昌、陳小元的材料也可以搜集。」老楊同志道：「這不大妥當！馬鳳鳴、張啓昌不喜真心願老恆元的人，照你昨天說的，這兩個人有時也反對恆元。咱們着眼跟他說得來的人去給他們說明利害關係，至少鬥起恆元來他兩人能不說話。小元他原來是你們招呼起來的人，只要恆元一到，還有法子叫他閉嘴。把這些人暫且除過。只把動見用恆元跟黃聚身上，成功最容易得多。」老楊同志把這道理說完，然後叫他們多佈置幾個能說會道的人，預備在第二天的大會上提意見。

安順接管，老楊同志便回到區公所去。他到區上把關山發現的開會大致一說，區救聯會，或委會主任、區長，大家都莫明其妙，章工作員三番五次說不是事實。最後還是區長說：「咱們不敢主觀主義，不要以為咱們沒有發現問題就算沒有問題。依我說咱們聯委會可以去參加這個會去，要真有那麼大問題，就是在事實了罷了我們一次風。」

老恆元也生了些鬼辦法；除了用家長資格拉了幾戶姓關的，又打發得貴向農教會的聯委會說：「你不要跟着他們胡鬧！他們這些工作人員，三天兩五天換了，老村裏是永遠不離開家山的，等他們走了你還出得了老村長的手嗎？」果然有幾個人聽了這

話，去找小明要退出農救會。小明急了，讓小保小順商議。小順道：『他會說咱也會說，咱們再請有才老叔編上個謠，多多寫幾張把村裏貼滿，嚇他一嚇！』有才編了個短歌，連編帶寫，小保也會寫，小順小福管貼，不大一會就把事情辦了，連老恆元門上也貼了幾張，第二天早上，滿街都有人在牆上唸歌：

「工作員，換不換，

農救會，永不散，

只要你恆元不說理

幾時也要跟你幹！」

這樣才真把得貴的謠言壓住。

吃過早飯，老楊同志跟區長、救國主

席、武委會主任、章工作員一同來了，一來就先到老槐底溜了一圈，這一來是老恆元廣聚們沒有料到的，因此馬了慌了手脚。



元恆老爭鬥

羣衆大會開了，恆元的違法事實，大家一天也沒有提宗。起先提意見的還只是農教會人，後來不是農教會人也提起意見來了。恆元是沒法巧辯的是押地跟不實行減租，其餘細人、打人、罰錢、吃烙餅……他雖然想盡法子巧辯，只是證據太多，一條也變不說。

第二天仍然繼續開會，直到晌午才算開完。鬥爭的結果老恆元把八十四畝押地全部退還原主，退出多收了的租子，退出有證據的黑錢。因為私自減了喜富的賠款，劉廣聚由區公所撤職送縣查辦。喜富的賠款仍然如數賠出。在鬥爭的時候，自然不能十分痛快，像退押契、改租約……也費了很大周折，不過這種鬥爭，人們差不多都見過，不必細說。

吃過午飯，又選村長，這次的村長選任了小保，因此農教會又補選了委員。因為鬥爭勝利，要求加入農教會的人更多起來，經過了審查，又擴充了四十一個新會員。其餘村政委員，除了馮鳳鳴跟張啓昌不動外，老恆元父子也被大家罷免了另行選過。

選舉完了天也黑了，區幹部連老楊同志都住在村公所。因為村裏這麼大問題章工作員一點也不知道。還常說老恆元是開明士紳，大家就批評了他一次。老楊同志指出他不會接近羣衆；「來了就恆元們打熱鬧，羣衆有了問題自然不敢說。其餘的同志，有說是『思想意識』問題或『思想方法』問題的，叫章同志作一番比較長期的反省。」

批評帶重了，大家又說起胡話，老賴同志頓地舉言：『這個人外遊了一下，大家覺着這公事有趣，都說：『明天早上去訪一訪』』。

十 木板人作總統

委員同志跟區幹部們因為晚上多談了一會話，第二天睡得遲了一點。他們一醒來，聽着村裏的雞狗喧嘩，起先還以為出了什麼事，仔細一聽，才知道還是唱不是喊。老楊同志是本村人，一聽就懂，便向大家道：『你聽老百姓今天這般高興勁兒，『乾梆戲』唱得多麼響？』（這地方紀不打樂器的清唱叫『乾梆戲』）。

正說着，小蠻噴着送公所來。他跳跳打打向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道：『都起來了！昨天氣了吧？』，看神氣十分得意；老楊同志問道：『這場鬥爭老百姓覺着怎樣？』小蠻道：『你就沒有聽見『乾梆戲』？真是天大的高興，比過大年高興得多啦！他也回來了，飯也回來了，吃人蟲也再不敢吃人了，什麼事有這事大？』老楊同志道：『李有才還在家吧？』小蠻道：『在！他這幾天才回來沒有什麼事。叫他嗎？』老楊同志道：『不用！我們一早起好到外邊轉一下，順路就溜到他家了！』小蠻道：『那也好！走嗎？』小賴領着路，大家就往老槐樹廠來。

才下了坡，忽然都聽得有人吵架。區長問道：「這是誰吵的？」小順道：「老陳罵
秀元啦！該罵！」區幹部們問起底細，小順道：「他本來是老楊樹底人，自己罵不得自
己，當了區武委會主任，就跟人家老恆元打成一夥，在廟裏不下來。這兩天鬥起老恆元
來了，他沒處去，仍躲到老槐樹底，老陳是他的叔父，看不上他那樣子，就罵起他來
。」區幹部們聽老楊樹說這事，所以區武委會主任也來了。區武委會主任道：「趁
鬥鬥了恆元，批評他一下也是個機會。」大家本是出來開找有才的，遇上了比較正氣的
事自然先辦正事，因此就先往小元家。老陳正罵起勁，見他們來了，就停住了罵。老
陳們招呼進去。武委會主任也不說閒話，直接了當批評起小元來，大家也接連提出意見
來，最後的總結分三條：第一是穿衣吃飯跟人家恆元開學樣，人家說用這些小利來拉攏
自己，自己上了當還不知道。第二是不生產、不勞動，把勞動當成丟人事，忘了自己的
本分。第三是帶着一帮小勢力就來壓迫舊日的患難朋友。區武委會主任最後等小元承認
了這些錯誤，就向他道：「限你一個月把這些毛病完全改過，叫全村幹部監視着你。一
個月以後倘若不改不完，那就沒有什麼客氣的了！」老陳聽完了他們的話，他把膝蓋一
拍道：「好老胡志們！早說得對！把我說的話全說完了！」又回頭向小元道：「你
也聽清楚了，也都承認過了！看你做的那些事以後還能見人不能？」老楊樹道：「這
些人誰也不要那樣生氣！一個人做了錯，只要能真正改過，以後仍然是好人，我們仍然

以好同志看他！從前的事情已經過去了，儘量備他也無益，我看以後不如好好幫助他改過，你常跟他在一處，他的行動你都可以知道，要是見他犯了舊錯，常常提醒他一下，也就是幫助了他了……」

「談了一會，已是吃早飯時候，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就從小元家裏走出。他們路過老秦門口，冷不防見老秦出來攔住他們，跪在地下鼓鑿鼓鑿磕了幾個頭道：『你們老先生們真是救命恩人呀！要不是你們諸位，我的地就算白白押死了……』老楊同志把他攙起來道：『你這老人家真是認不得事！鬥爭老恆元是農教會發動的，說理時候是全村人跟他說的，我們不過是幾個調解人。你的真恩人是農教會，是全村民衆，那裏是我們？依我說你也不用找人謝恩，只要以後遇着大家的事靠前一點，大家是你的恩人，你也是大家的恩人……』老秦還要請他們到家裏吃飯，他們推推讓讓走開。」

李有才見小順說老楊同志跟區幹部們找他，所以一吃了飯，取起他的旱烟袋就往村公所來。從他走路的地步上，可以看出比那一天也有勁。他一進廟門，見區村幹部跟老楊同志都在，便道：『找我嗎？我來了！』小保道：『這老叔今天也這麼高興？』有才道：『十五年不見的老朋友，今天回來了，怎能不高興？』小明想了一想問道：『你說的是個誰？我怎麼想不起來？』有才道：『二說你就想起來了，我那三畝地不是押了十五年了嗎？』他一說大家都想起來了，不由得大笑了一陣。

老楊同志向有才道：「最好你也在村裏担任點工作幹，你很有才幹，也很熱心！」
小明道：「當個民衆夜校教員還不是呱呱叫？」大家拍手道：「對！對！最合適！」
老楊同志向有才道：「大家想請你記這次鬥爭編個紀念歌好不好？」有才道：「可以！」他想了一會，向大家道：「成了成了！」接着唸道：

「關家山，翻天地，

羣衆會，大勝利。

老恆元，洩了氣，

退和退歇又退地。

劉廣聚，大舞弊，

犯了罪，沒人替。

全村人，很得意，

再也不受冤枉氣，

從家裏，到野地，

到處唱起「乾柳戲」。

大家聽他唸了，都說不行，老楊同志道：「這就算這場事情的一個總結吧！」

說了一小會，區幹部們就上去了，老楊同志暫留在這一帶突擊秋收工作，同時在
工作中健全各教會組織。

——完——

地

板

趙樹理著

「地板」 (註)

王塚莊辦理減租有一天解決總法王老四和佃戶們的這個關係，按法令訂過租約後，農會主席問王老四還有什麼意見沒有，王老四說：「那是法令，我還有什麼意見？」村長和他說：「法令是法律規定的。契約不只要執行法令，還要打通思想！」王老四聽了口說：「老實說：思想我是打不進的！我的確是拿地板換的，爲什麼還要叫我少得些才能算拉倒？我應該繼續佃戶，但爲什麼不應該照舊我？我一天家人就是指那一點租來過活，大前年遭了旱災，地租沒有收一畝，把幾畝餘糧用了個光，弄得我一年顧不住一年，有誰來照顧我？爲什麼光該我照顧人？」農會主席給他解釋了一會，區幹部也給他解釋了一會，都說糧食是勞力換的，不是地板換的。解釋過後，問他還通了沒有，他說：「按法令減租，我沒有什麼話說；要我說理，我是不贊成你們說那理的。他拿勞力換，叫他把我的地板繳回來，他們到空中生產去！你們是操場思想自由的，我這麼想是我的自由，一千年也不能跟你們的思想打通！」

小學教員王老三站起來面對着王老四說道：「——」

老四！再不要提地板！不提地板不生氣！

你知道！我常家那地地板都怎麼樣？從頭到頭，都是紅土夾沙地。誰敢欺、老契上難寫的，是荒山一處，可是聽上世人說，自從我給人家老常他爺爺，十來年就開出三十多畝好地來；後來老王老孫來了，一個村上安起三家人來，到老常這一籃三家種的地合起來已經夠一頓了。論打糧食，不知道他們共能打多少，光給我出糧，每年就是六十石。如今地，不說六十石，誰可給我六升呢？

大前年除了日本人和碎鎮魁的土匪部隊擾亂，又遭了大旱災，二伏都過了，天不下雨滿地紅。你知道吧！臨村二百多家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七零八落去了三四十家。就在這時候，老常來找我借糧，說老王和老孫都餓得沒了辦法，領着家裏人逃荒走了。後來老常餓死，他老婆領着孩子闖了林縣，這莊上就沒有人了。——我想起來也真後悔，可該借給人家一點糧。

那年九月間，八路軍來到鬼子的碉堡，咱不是逃到常家寨嗎？你可見來：前半年雖沒有種上莊稼，後半年下了連陰雨，苗可長得不低，那一塊地也能養住人。莊上的房子沒人住了，牽牛花穿過窗裏去，梁上有了碗口大的馬蜂窩。那天晚上大家都困乏了，呼嚕呼嚕睡下一地；我可一夜也沒有睡着。你想：我在咱本村裏，就只有南牆外三畝菜地，那中啥用？每年的吃穿花錢，這都不是憑這常家寨的頭把地嗎？眼見常家寨的地

裏，沒有糧食光有蒿，我的心就涼了半截。

這年秋天，自然是一顆租子也沒有入倉。咱們這世家，是大手大腳過慣了的，「鐘都寺院音在外」，捧起梆子來當不下；冬天出嫁閨女，回禮物、陪嫁狀、請親朋、女婿認親、搬九，那一次也不願丟了人，抬腳動手都要花錢。幾年來兵荒馬亂，鬼子也要，錢銀也搶，你能有幾顆餘糧？自己吃的是它，辦喜花鈔也是它，不幾天差不多糟蹋光了。銀錢是硬頭貨，盧朔子能撐幾天？穀園子麥園子，一個一個都見了底，我有點胆寒，沒等過了年就把它推銷、做餅的一齊都打發了。

七歲的兒子能吃不能幹，你三嫂活了三四十歲也是個坐在坑上等飯的，我更是出門轉磨不行的人。這麼三個人來過日子，不說生養，生的也做不成熟餡。你三嫂做做飯言歸地就罵壞了她，我喂喂馬打個油買個菜也難住了我，兩個人一後晌切不了兩個乾草，碾磨上還得僱零工。

過了年，接女婿住過了正月十五，囤底上的幾顆糧食眼看掃不住了，我跟你三嫂着實發了愁，依我說就搬到常家寨去種我那地，你三嫂不願意，三口人孤零零地去那裏不放心。後來正月快過完了，別人都往地裏送糞，我跟你三嫂說：「要不昨晚就帶那三畝地也種成莊稼吧？村邊的好地，收成好一點，儉省一點，三畝地也差不多夠咱這三口人吃。」她也同意。第二天，我去地裏看了一下，辣子茄子桿都還在地裏直滋滋長着，

裏。她走得很快，看準一個空子才敢往前挪一步，小心謹慎照應她那一對白鞋，我在她背後看時也沒有敢笑。往年往後她裏上的鞋，都是打裂的從馬圈裏倒出來，搗碎了的；這一年把打雜的打發了，自然沒人繕換。她拿着一張鐵，立插插不下去，平插就從上面滑溜走了，反過來往西側也耐不住多少，却不幸把她一對白鞋也埋住了。老弟！你不要笑！你猜她怎麼樣？她把鐵這一扔，三腳兩步跑出馬圈來，又是頓，又是蹶，又是用拳絹擦，我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來，我嬉笑，她生氣，擦了半天，仍然有許多黃塵子點；看看手，已經磨起一個泡來，氣得她喘着嘴跑開去了。得罪了老婆，自然只得自己停。不過我也不比人家強多少，平插立插也都一樣插不上，後來用上氣力儘在堆上擡，才擡起來些大片子。因為怕弄碎了不好講，就一片一片裝進馱子裏去。絕沒有惹起這一下白搭了；備起馬來沒人抬——老運才生了氣，自然叫不出來，叫出來也沒有用；窩居們也都不在家，乾看沒辦法。後着在門裏又等到小剛担送回來，他抬得起我抬不起，還是不算話。兩個人想了一會，他有了主意，把馱又倒出去半馱，等抬上以後他又一歇一歇替我深滿，這才算送出第一馱去。這一下我又擡了一樣木桶，第二馱我就不能馱了。下來，只把馬拴住往上插。她秀秀一頁步送，一响只能送三馱，因為擡起來費事。

老弟！這麼細細給你說，三天三夜也說不完，還是粗枝大葉告訴你吧！

雲送到地了。也下了霜了，自己不會犁種，兩個馬工換了兩個人工才算把穀種上。

村裏牲口都叫人趕完了，全村連我的馬才只有三個牲口。八路軍來了，人家都組織起互助組，沒牲口的都是人拉犁。也有人勸我加入互助組，我說我不會做啥，人家說：『你不能多做少做一點，只要把牲口繼續起來就行。』那時候我的腸筋不開，我怕牲口紛紛進去大家支差，就問人家能不參加不能。人家說是自願的才行，我說：『那難我不自願。』隔了不幾天，人也沒吃的了，馬也沒有一顆料，瘦乾了，就乾罷賣了馬養起人來了。

穀苗出得慢不賴，可惜鋤不出來。我跟你三嫂天天去鋤，好像儘管鋤也只是那麼一大片，在北頭鋤了這院子大一片，南頭的草長起來就找不見苗了，西面地帶也都種的是穀。這一年是豐收年，人家四畝的穀都長夠一人高，我那三畝地夾在中間，好像個長方池子。到了秋收時候，北頭鋤出來那一小片，比起四鄰的自然不如，不過長的像個穀，穗秀得也不大不小，可惜片子太小了。南頭太不像話，最高的一層是蒿，第二層是沙蓬，靠地的一層是抓地草。在這些草裏也混着一些穀，秀了穗的，大的像豬尾巴，小的像紙烟頭，高的掛在蒿棵上，低的鑽進沙蓬裏；沒秀穗的，跟抓地草透成一片，活活的像鬍鬚，死了的像魚刺，三畝地育了五斗。老弟！光我那一團場也不止賣五斗穀哩！我跟你三嫂連馬工貼上一半才落下這點收成，要不連這五斗穀也打不上。這一年，人家都是豐年，我是歉年，收着秋就沒有吃飽了。

村裏人都打下兩顆糧食了，就想叫小孩們讀幾個字，叫學都來跟我商量撥工——他

們給我種那三畝地，我給他們教孩子。我自然很願意，可惜馬上就沒有吃的。村裏人很大方，願意管我飯，又願意給你三擔借一部份糧，來年給我種地還不用我管飯。這一下把我的困難全部解決了，我自然很高興，馬上就開了學。

這是前年冬天的事。去年就這樣續了一年工，還是那三畝地，這種的是穀，到秋天打了八石五。老弟！你看看人家這本領大不大？我雖是四十多的人了，這本領我非學會不可！今年村裏給學費發了二畝公地，叫學生們每天練習一會生產糧！我也參加到學生組裏，跟小孩們學習學習。我覺着這才是走遍天下餓不死的真本領！

老弟！我往前也跟你想的一樣，覺着我這轎上來馬上去，遇事都要要個講場，都是憑地板碰，現在才知道是憑人家老常老王老孫碰！咳！真不該叫把人家老常餓死了來！我看我常家窖那頃地不說了，地廣人稀，雖然有些新來的沒地戶，可是汽車路兩旁的好地還長着蒿草，誰還去種地？再遲二年，地邊一場，還不是又變成「荒山一處」了嗎？老弟！再不要跟人家說地板能換糧食。地板什麼也不能換，我那三畝菜地，地板不比你的賴，勢力不行了，打的還不夠養錢。常家窖那頃地紅土夾沙地，地板也不賴，沒有人只能長蒿，想當柴燒還得親自去割，僱人割回來，不比買柴便宜。

老弟！人家農會主席跟區上的同志說得一點也不差，糧食糧確實是勢力換的，不信你今年自己種上二畝去試試！

(2卷 (7号))



北京圖書館藏

572
V4

天機

193